

迷离

梁栋
著

线装书局



迷 离

梁栋 著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迷离 / 梁栋著. — 北京 : 线装书局, 2015.9

ISBN 978-7-5120-1932-4

I . ①迷… II . ①梁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6630 号

迷 离

作 者: 梁 栋

责任编辑: 曹胜利

装帧设计: 大卫书装

出版发行: 线装书局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(100009)

电 话: 010-64045283 (发行部) 64045583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xzhbc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制: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 mm 1/16

印 张: 9.75

字 数: 10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1—1000

定 价: 39.80 元



梁栋，一九六一年出生。先后就读北京市群英小学、育英中学和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。一九七六年入伍，在海军服役十年，在国防大学工作十五年，转业后在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工作至今，先后任报务员、卫生员、医务助理、青年文化干事、团委书记、教导员、企业管理处长、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后勤副总经理、总经理。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。创作的诗歌、散文、歌词散见于《海军文艺》等刊物。

题 记

诱惑支配着一切，
一切在它脚下匍匐；
它用迷惘的帷幕，
把整个世界拢住；
我们肉眼迷离，
看不透这大幕；
等着吧，它会自己落下，
朝生暮死的就别去探索。

——茹科夫斯基

注释：

茹科夫斯基（1783—1852）

俄罗斯诗人，翻译家，评论家

全名为瓦西里·安德烈耶维奇·茹科夫斯基

(В а с и л и й А н д р е е в и ч Ж у к о в с к и й)

引 子

这天是农历七月七日，中国传统的情人节。

岛城圣弥厄尔教堂。

红瓦覆盖的锥形塔尖上，高擎着两个巨大的十字架，
好似天主双手，抚摸着万里晴空，悠悠流云。

塔内悬挂的四口大钟，报告着天文时点，洪亮而悠
远。

宽敞明亮的教堂大厅，色彩斑斓的玻璃花窗透射出柔
和的光线，穹顶绘制的圣像壁画，古朴典雅。顶棚高悬的
七大吊灯，全部点亮，炫目辉煌，这里的一切，都在诉说
着神圣与庄严。

一场特殊的双对婚礼正在大厅举行。

随着神圣的《婚礼进行曲》，两对新人，一前一后，
沿着深红色的地毯款款走来。

与众不同的是，并没有父亲牵手女儿交给新郎的环
节。前面的一对，新娘胡汀兰一手挽着新郎迈克尔·哈
森，一手牵着她的女儿丫丫。

走在后面的新娘江岸芷，一手挽着新郎林中杰，一手牵着她的儿子冬冬。

神父的声音犹如空谷回响：“我代表至高至圣至爱至洁的上帝问你——”

四个人把手放在同一本圣经上，等待神父的继续：

“你愿真心诚意与她/他结为夫妇，遵行上帝的训命，一生一世虔敬度日，无论安乐困苦、富贵贫穷，或顺或逆，或健康或病弱，你都尊重她/他，帮助她/他，关怀她/他，一心爱她/他，终身忠诚，共建家庭，荣神益人！你——愿意吗？！”

四人的回答是恳切而坚定的。

两个小朋友也跟着应答，声音是稚嫩而清澈的。

在场的只有他们的至爱亲朋，看着两对新人这迟来的婚礼，无不百感交集。

胡汀兰的母亲齐兰英，从女儿手里接下外孙女，紧紧地抱在怀里，忍不住泪水满眶。

江岸芷的妈妈，把小外孙扯到自己身边，用手慈爱地摸着男童的脸。

尚云天扶着老爸站在母亲的身后。林中杰的父母没有来，他们在海南休养，错过了儿子再婚的仪式。

神父再一次代主说话：“上帝所配的人便不可分开。这一生一世的爱情，因为今天而完美。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”

两个新郎对视一眼，又不由自主地扫了一眼对方的新娘，才慢慢地把各自的新娘揽在怀里。

林中杰在想，是中国的月老乱点鸳鸯谱，还是西方的上帝配错了对子，抑或是现代版的宝黛漂移？

胡汀兰的心隐隐作痛，她感觉，好像牵错了新郎的手：我俩的缘分如此，十几年的期盼，无论怎么努力，怎么挣扎，多么的接近，却总够不到对方，躲不过缘分的阻隔。

这一刻，随着神父的一声阿门，定格成了永恒。

他们一起走进教堂外的花园，在绿茵与蓝天之间，留下合影。两个小朋友在草坪上嬉笑奔跑。一不小心，丫丫摔倒了，她没有哭，求助的小手却伸向了林中杰。林中杰急忙上前，蹲下了，大手接着小手，把丫丫拉起来，丫丫就势扑在林中杰的怀里，用小手抚摸林中杰的脸。

这让林中杰有些意外，却又觉得一种莫名的温馨。

胡汀兰含泪的目光，转而望着海天相接的远方。

他们选择在这里举行教堂式婚礼，自有特别的理由。

岛城，黄海之滨的美丽岛城，有着他们太多的回忆……

1

十年前的一个春天，“中国第12届图书音像展会”在岛城举办，胡汀兰作为北京一家图书经销公司的推介人，带着上百种样书开设了展位。

开幕第一天，展会大厅人头攒动，现场几乎失控，有几个“小混混”乘机哄抢，她真有些招架不住了。

恰在这时，一个年轻军官当声断喝：“住手！”几个不良之徒悻悻溜了。

她不无感激地望着眼前这位军官。他那棱角分明的脸庞，浓黑的头发，一双剑眉，深邃的眼眸，高挺的鼻子，雕刻般藏着冷峻与刚毅，透出一股英气。大约一米八的身高，腰直胸挺，如玉树临风一般。

他们四目相对，胡汀兰怦然心动，眼神不禁羞涩地移开了。

两人搭讪，胡汀兰得知，他叫林中杰。

那年，林中杰到岛城代职。他是个爱书人，也是个著

书人。《木东感怀》一书辑录他军旅感怀的诗词150篇，出版社通知说，已经发行，将在这次书展上推出。他参加完市里双拥办的会议，还没来得及换下军服，就直接来到展会。一是看看自己那本处女作的样子，二是寻找自己喜欢的书。

刚好来到胡汀兰的展位前，看到一个弱女子那般无奈，他出手相助，源于本能。他从胡汀兰玉笋般的手边，看到自己的那本《木东感怀》，急忙翻开，快速浏览，专注的眉宇间时不时流露出欣喜之情，忍不住还读出声来。

胡汀兰这会儿可以放胆地盯着林中杰，他似有李默然的深沉，朱时茂的正形，唐国强的儒雅。他的表情随着诗句在变化，在延伸。

他读书，她在读他。

林中杰合上书本，轻轻舒了一口气，满意的微笑挂在嘴角。胡汀兰问道：

“您也喜欢这本书？”

“当然喜欢，就像自己的孩子。”林中杰得意地说。

“那就送您一本吧！”

“谢谢！不用，我一定要买，不许打折！”

“新书，评价好，销得也好，带来的不多。”胡汀兰实话实说。

“有多少，我全要了。”林中杰有些急不可待了。

胡汀兰探身到展台下面倒腾，面若桃花一般，说道：

“就剩六本了。”

林中杰知道，出版社在北京给他留了三百本。眼前

有六本，给这里的朋友分享吧。定价三十元，他给胡汀兰二百元：

“谢谢你，不用找了！”拿起书，就往外走，还是忍不住回头看美女一眼，胡汀兰正望着他，招招手。

胡汀兰这会儿拿着样书再看，作者是林中杰。啊，他就是作者！他咋不说啊！

下次他来，一定让他留下签名！

胡汀兰细读《木东感怀》，油然而生的敬慕之情，如涓涓溪水流淌得春心萌动，渐渐汇成一湾清潭，风乍起，涟漪泛起，波纹荡漾。

啊！读你的感觉像诗篇……

从见到胡汀兰那一刻，林中杰心头就激荡着一种久违的冲动，这种冲动，已经盖过了新书出版的高兴。他总不由自主地为她担忧，放心不下。每天安排好工作，就鬼使神差一般来到展会，不由自主转到胡汀兰的展位。先是远远地看着，会不会有混混捣乱。忍不住，又走到胡汀兰这儿。

胡汀兰这回不会错过，鼓起勇气让他在书上签名，还敢抱怨他为啥不直接告诉她他是这本书的作者。

林中杰笑笑：“你只顾卖书，没有问作者啊！”

因为彼此都来自北京，多了许多的话题。谈到书籍，林中杰多少有些卖弄了，古今中外，引经据典，满腹经纶，口吐莲花。胡汀兰被这位饱学的军哥深深打动了！他的俊朗潇洒、诙谐幽默、热情豪放，让她不禁心旌荡漾。

从开幕到闭展的一周里，他几乎天天来书城展区，淘

一些他喜欢的书籍，每次都是满载而归。

俗话说，人怕见面，树怕剥皮。

一次次的相见，他们总有说不完的共同“书话”，从偶遇到特意，自然而然，彼此都有些倾慕，两人心甘情愿地交换了名片。

她答应了他的邀约，傍晚，二人驱车到岛城东部的海情新苑尝尝海鲜。还在王朝大酒店品着咖啡，在音乐声里轻歌曼舞。

两颗心在相悦中陶醉。

当胡汀兰正为买不到回京车票作难的时候，林中杰利用他们驻火车站军代表的便利，为胡汀兰安排了196次软卧。票钱，林中杰给垫的，胡汀兰给他，他愣是不收。

恰好，林中杰近期要回京述职，赶紧安排好手头的事儿，凑着与胡汀兰同行。

软卧车厢里有4个铺位，他两人都是下铺。乘务员送餐倒茶、嘘寒问暖，小桌上点心可口，水果飘香。打开了两罐青岛啤酒，对饮闲聊，兴致不减。直到车厢关灯，才各自躺下。

枕头朝着一个方向，借着车窗外急速划过的光影，林中杰看到那张俊俏的脸，在乌云般的秀发簇拥下，更显得白皙而迷离，犹如薄云遮月。随着呼吸而起伏的胸脯，托举起丰满的双峰，弹性的质感撩人心弦！林中杰感觉荷尔蒙加速分泌，耳热心跳，难以入睡，他担心被对方觉察，微闭双眼，佯作轻鼾状。

胡汀兰其实很累很困了，却也睡不着，第一次感到列

车铿锵的韵律是那么悦耳动听，人生的旅途中，居然还有如此美妙的享受！尤其，眼前还有那样的俊男！

她在胡思乱想：“假如，他没有结婚；假如，他能喜欢我；假如，我们走到一起；假如……”

胡汀兰暗自害羞：“想啥呢？才几天，才见几次面，才相识，傻丫头！”这也许就是“一见钟情”？也许。她朦胧了，似睡似梦，很开心，笑醒过。

这趟列车夕发朝至，躺在流动的“宾馆”里，睁开眼就是北京的早晨。胡汀兰怨车太快，林中杰嫌夜太短。

岛城偶遇，铁路铺情，胡汀兰的心，难以平静，升腾起对未来的憧憬，飘忽的，甜甜的。

述职后的第二天，林中杰约了胡汀兰，请她到中关村吃了顿泰式大餐。

胡汀兰敞开心扉，向林中杰讲述了自己的苦出身。

她的母亲齐兰英是20世纪70年代1800万知青大军中的一粒微尘。1976年的秋天，下乡的洪流把她冲到银川阿善一个僻远的村落。

一到那里，齐兰英就因娇美的外貌被村支书廖文东的儿子相中。从此，来自书记家的“关照”如影随形。一个弱女子无法摆脱的梦魇降临了，她遭到廖公子的凌辱。她曾轻生，被一位在这里接受改造的“右派”老师胡天放救起。

胡老师对她说：“同学，你还年轻，不能放弃未来！”

他写下一张纸条，上有一段小诗：“生命贵青春，天

道不绝人，坚忍可有救，自强能断金。”

有的知青被推荐上学，有的返城就业，齐兰英却因为那件“不光彩”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村干部没有人替她说话，就一直被搁置在村子里，看不到出头的希望。

后来，她怀着身孕，与“右派”老师胡天放成婚，老师也心存怜惜，从来不提那段不堪往事。此后的岁月，胡天放对齐兰英关爱有加，用他淳朴的精神柔光，抚慰着齐兰英受伤的心。度日如年，苦熬岁月，后来生下一个女婴。因为阿善湖泊众多、沼泽连片，自古就是鱼类、鸟类的“乐园”，胡老师略通文脉，有感于范老先生的《岳阳楼记》，为女儿取名汀兰，希望她能郁郁青青茁壮成长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

胡汀兰不满周岁，“右派”父亲在修河工程的塌方事故中被砸成重伤，最后不治身亡。

母亲改嫁到了阿善县城，当时不方便带着她一起生活，胡汀兰不得不被寄养。外婆、姨妈、姑姑、舅舅家轮流寄宿。“吃过百家饭，穿过百家衣”。后来，妈妈接她到城里上学，继父嫌她是个“拖油瓶”，很不待见她。自小缺乏父爱，缺少童趣，伴随她的就是颠沛流离的生活，稚嫩的心灵里，没有安全感。在学校，她唯有靠勤奋取得优异成绩，博得老师和同学的好感。然而，尽管如此努力，由于家中的贫困和弟妹学费难以为继，汀兰不得已高中没有毕业就辍学，而后她毅然决然闯荡北京打工，立志摆脱贫穷和卑微。在她柔美外表下，埋藏了一颗自强不息的种子。

在家政公司，胡汀兰当了半个月的女佣，她从男主人色眯眯的眼神中看到了危机，断然辞职，连薪水都没有拿。

胡汀兰应聘，屡遭拒绝，原因是她没有学历。她感觉到高等教育这一课是需要补上的，她立即报了个两年制的大专班，同时，花了四十元钱，在一个大学门口的过街天桥下，先“办”了一个大专文凭。于是，进了中关村图书大厦，当起了图书业务员。

胡汀兰的遭遇，听得林中杰心痛不已，食不甘味。

饭后送胡汀兰回到她的住处。

这是与人合租的地下室，四张上下铺，拥挤不堪，昏暗而阴霉，一股股鞋袜汗渍的气味。

胡汀兰爱干净，住的是上铺，物品摆放有序而整洁，狭小的天地里透出她对生活的积极与尊重。

从此，他俩的电话不断，真的可以说，让手机发烫。

岛城，可以算是林中杰的第二故乡，他十五岁当兵，新兵训练结束后。就登上了在3号码头的军舰，成为一名水兵，在海上颠簸了五年，考上军校，入党提干。十年后调动到总部任职。如今，又在这里代职，遇到了自己心仪的女孩，他真的与岛城有缘。

他邀请胡汀兰有业务再来这里。

胡汀兰恰好来岛城出差，也许是有意赴约。

林中杰好高兴啊，陪她游览风景名胜，还参观圣弥厄尔教堂，请她吃海鲜，喝扎啤，看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，哭得是唏嘘不已。

这天，他们相约在音乐广场，好一番的癫狂。

音乐广场滨海而建，占地36000平方米，像三角钢琴的前身，探在碧海之中的部分呈现半圆形。这里分成树阵区、偏心广场区、软雕塑区、椭圆形的广场区、音乐观景台和地下休闲娱乐区。中心软体雕塑——音乐之帆净高20多米，白色的风帆华盖覆盖了500多平方米的绿茵。雕塑群里，飘动着《流动的旋律》《跳动的音符》《乐圣》《声》，屹立着《聂耳》《冼星海》《演奏者》《摇滚乐队》。广场配备了先进的背景音响和灯光，共同构成了全新理念的文化娱乐景观。

“音乐之帆”的旁边是“仿真钢琴”。胡汀兰八岁曾跟姑姑学琴，弹奏技法娴熟，在学校演出中担任过钢琴伴奏，见到这独特的仿真钢琴不觉技痒。这架仿真钢琴有23个琴键。黑色为不发音的装饰键，白色键的末端地下各装了一个传感器，与总控室的电脑相连，只需在白键末端轻轻地踩压，即可从“音乐之帆”的音箱中发生相应的琴音。

胡汀兰尽管是弹琴好手，那是用手，而今要用脚踩，一时还真踩踏不到点子上。试着踩了一番之后，渐渐摸准了门道，演奏了《音乐之声》的主题曲。她欢快得像一只灵活的小鹿，双脚在键盘的黑色之间跳踩着，舒缓的琴音组合了动人旋律，在晨风中飘散着，吸引不少游人驻足倾听观看。

胡汀兰越发来了兴致，鼓动林中杰与她合作。她分管15个琴键，让林中杰分管8个，她唱着谱子，指挥林中杰随

声而动。俩人配合默契，把《真的好想你》的主旋律弹奏得韵味十足。

“歇会儿吧！”林中杰拉住胡汀兰停下来。

他注意到，周围不知何时来了一些晨练的人，他不好意思让人围观，有一种看耍猴儿的感觉。

胡汀兰含羞一笑，抹一把脸上的汗珠。

“好吧，听你的！”

他俩来到音乐观景台，这个观景台更有情调，整个台面是用彩色高强度水磨石制成，用铜线和色彩界隔成一本翻开的乐谱书，书面上嵌着18行五线谱。乐谱是用铜线和铜板做的。椭圆形铜制乐符下面随机安放了10个压力触控器，由总控室的电脑控制。带有触控器的乐符被踩压时，一侧草坪中的音箱就会播放优美的歌曲。

胡汀兰又要一试身手，她拉着林中杰站在“乐谱书”上，看准那些铜板音符试探着踩下去。一个，没动静；两个，也没动静。

“运气不佳，再试试！”胡汀兰自嘲地一笑，又踩了第三个乐符。

铿锵有力的声乐响了——是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的主旋律。

一曲终了，电脑控制器复原，待机进入下一次循环。

林中杰也要试试。他踩了两下，一曲响起来，是舒伯特的《摇篮曲》。

“看来，你想你的儿童时代了！”胡汀兰开了个玩笑。